

18-22

戰後初期臺灣之雜誌創刊熱潮

何義麟 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

戰後初期，臺灣曾經出現一段雜誌創刊之熱潮，這一段史實直到最近才逐漸為人知悉。根據統計，從 1945 年 10 月到 1947 年 3 月，亦即陳儀來臺接收前後到二二八事件爆發為止，臺灣島內至少有 110 種以上新雜誌創刊。這些大量出現的新雜誌有兩項特點：第一，絕大多數雜誌與日治時期的刊物沒有承接關係；第二，大部分雜誌都在二二八事件後停刊消失。隨後一直到 1950 年初，臺灣島內還有將近 100 餘種短命的雜誌出現。換言之，戰後不到 5 年間，總計大約超過兩百種刊物問世，其盛況可謂空前（注1）。可惜這些雜誌能維繫一年已屬難得，大多數只發行1到4期，因此這段出版史從未獲得應有的重視。筆者認為，今日若要認識臺灣的雜誌事業發展歷程，傳承先人之思想文化，首先必須認識戰後初期之歷史轉折，並重溫在此期間被淹沒的珍貴出版品。

◆ 迎接新時代創辦新雜誌

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，臺灣擺脫了被異族殖民統治的命運，此時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共同思考，今後將如何建設新臺灣。這樣的思考充分反映在戰後創刊的雜誌上，最顯著的特徵就是，許多刊物名稱都用「新」字命名。根據鄭世璠先生表示，《新新》雜誌創刊的命名過程最為有趣，因當時想要提出新刊名者為口吃人士，故當他還在「新……」字上斷續未停之際，與會者竟異口同聲喊出「新新」好，結果新刊物因此定名（注2）。這份刊物內容充分反映了戰後臺灣社會之氣氛，可說是一份相當重要的史料，加上雜誌從創刊到停刊期數保存相當完整，目前已有復刻版問世。

當時刊名上刻意突顯擁抱新時代的雜誌至少包括：《新台灣》、《新聲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新學生》、《新兒童》、《新知識》等，此外還有《興台新報》、《光復新報》、《國民新報》、《東寧新報》等週刊或三日刊的雜誌，也有「新生」之意涵，以「興台」、「光復」、「東寧」為名，更突顯了建設新臺灣之意象。雖然這類「新報」刊物大多以發行日報為目標，但日刊化之前還是屬於雜誌。總而言之，所謂的「新」不僅是刊名上是否有新字，而是以刊名能否顯現積極進取與創新之企圖，這是當時報刊雜誌凝聚的共同的氣氛。若能進一步閱讀雜誌內容，當然更能瞭解參與雜誌經營者或編輯者之心境了。



· 《新新》創刊號



從數量與名稱，當時臺灣人迎接新時代的心情早已表露無遺，以《新風》雜誌內容為例，最足以說明當時部分知識分子之意圖。戰後臺灣尚能運用漢文的知識分子，在1945年11月共同創辦了一雜誌，原本命名為《光華》雜誌，但不久聽聞日治末期著名的漢文刊物《南方》將改名為「光華」，為避免通訊上的混淆，經徵詢文壇大老魏清德與新秀龍瑛宗之意見後，決定易名為《新風》。該刊在徵稿啓事說明中提及，將設置一個「我們的主張」之專欄，其目的為：「這個是我們的論壇，若含有建設新臺灣的正論，含有貢獻祖國之論說者，諸位先生不要客氣，跳上來說一說吧！！」。此一專欄之外，該刊徵稿的項目還包括小說、小品文，舊體漢文詩詞，新體詩等，而且表明：「無論國文、日文，若其內容充實者，皆可登壇活躍。」（注3）由此可知該刊是綜合性刊物，同時接納文言文、白話文、日文等文體，這是當時各種刊物共同之特點。《新風》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創刊號上龍瑛宗〈青天白日旗〉之日文小說，該刊發行人王清焜，11月發行的第一期，主編為陳鐸厚，12月發行之第二期，主編為吳漫沙，而後未見持續發行，主編吳漫沙也從隔年1月起，改任新創刊《時潮》雜誌之主編。

實際上，吳漫沙長期負責《南方》之編務，戰後該雜誌社人員四散，並未如前述改名《光華》繼續發行。而吳氏努力經營的《時潮》雜誌，發行兩期後也無以為繼，因而轉任《台灣新生報》記者，1946年間他同時主編臺灣廣播電臺機關誌《台灣之聲》，並參與國民黨臺北市黨部發行的《奮鬥》月刊編務。吳漫沙在日治時期以華僑身份居留臺灣，原本就以白話文的素養在文壇立足，戰後白話文成為主流，因而讓他在出版業界更加如魚得水，但時局的動盪，似乎也讓他遭受不少挫折（注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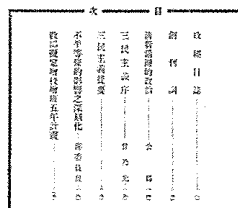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10月25日起，行政長官公署下令報紙廢除日文版面，原則上雜誌也禁用日文。雖然雜誌方面沒有嚴格取締，還可以看到部分日文文章刊出，但是語文限制的打擊，還是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。其次，統治機關打壓異己言論的行動次第展開，再加上通貨膨脹的衝擊等，雜誌等出版業經營環境日益惡化。此時，言論界原本充滿興奮與期待的言論逐漸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知識分子銳利的批判性論述。

◆ 政論性雜誌與英文雜誌

1946年之後，臺灣社會治安敗壞、經濟蕭條問題開始浮現，雜誌內容逐漸出現對社會現實批判性的言論，政論性當然也應運而生。根據筆者之比較分析，《政經報》、《台灣評論》與《自由報》這三份雜誌是屬於具有左翼政治理念的政論性雜誌。戰後臺灣本土左翼分子，政治立場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，對於國民黨的施政則採取批判的態度，這樣的政治傾向充分反映在《政經報》與《台灣評論》。這兩種刊物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，《政經報》發行期間自1945年10月25日至1946年7月，《台灣評論》則緊接著自7月發行至10月，兩者合計達一整年。其次，兩者皆為左翼人士創辦主持之刊物，其核心人

報經政

刊月半



· 《政經報》創刊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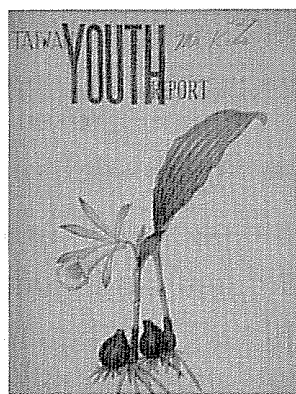


·《台灣評論》

物為蘇新與王白淵。兩份刊物停刊後，兩人又結合另一批左翼青年，創辦《自由報》（週刊），其內容基本上延續前兩種刊物之政治論述，持續對陳儀政府之施政與時局展開嚴厲的批判。如今，這三份具有延續性與一貫性的左翼政論性雜誌，已經成為戰後臺灣史研究之重要的史料。

戰後初期左翼政論性刊物，特別是《自由報》的發行過程，與 1980 年代黨外雜誌躲避官方查緝的手法有許多類似之處。《自由報》（*The Liberty Weekly*）週刊在 1946 年 10 月 15 日出刊，主編吳克泰表示：出刊後很受青年學生歡迎，但國民黨卻很不滿，幾次申請登記皆未獲准，申請期間曾更名為《台北自由報》、《青年自由報》（注5）。據《台灣一年來之宣傳》記載：「《自由報》未申請登記，已由地方政府先行予已停刊。」（注6）實際上，該刊繼續發行。總編輯蔡慶榮（蔡子民）表示：《自由報》受到警備總司令部一次警告，一次停刊命令，最後則是因二二八事件爆發而停刊。總計這份刊物發行了15期，可惜至今仍無法全面出土（注7）。

除了政論性刊物，戰後初期也出現了三份英文雜誌。1946 年 8 月創刊的《新台灣英文週刊》，是戰後臺灣最早發行的英文雜誌，發行人鄭南渭任職於行政長官公署。同年 9 月 *The Formosan Magazine*（《台灣英文雜誌》）創刊，發行人陳國政，該刊在隔年 5 月間還發行第二卷第四期，經歷二二八事件衝擊還能存續下來，應該與官方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因此，當時真正屬於民間創辦的英文雜誌是 *Taiwan Youth Report*（《台灣青年月報》）。據說這份英文雜誌原本與廖文毅有關，創辦時獲得美國駐臺官員的支持，後來廖文毅放棄經營，改由顏瑞徵負責。根據參與編務的顏永賢表示，該刊言論具有部分左翼色彩，以英文發行是為了進行國際宣傳，內容出現不少對政府批判的言論。*Taiwan Youth Report* 共發行三期，1947 年 3 月正準備發行第四期時二二八事件發生，雜誌社負責人因害怕官方秋後算帳，悄悄地將雜誌註銷，相關人員也四散逃亡（注8）。從現存的 1947 年 1 月發行的 *Taiwan Youth Report* 第二期發現，其封面採用臺灣特產花卉「一葉蘭」之手繪圖為封面，如此精心設計的刊物不僅無法持續發行，連已出版的三期都無法湊齊，實在令人深感遺憾。



· *Taiwan Youth Report*

◆ 雜誌創刊熱潮之餘波

二二八事件後，各種雜誌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。一般民間雜誌劫數難逃，只能停刊收場；情況較好的是延遲出刊，部份雜誌是短暫停刊後再復刊發行。事件後，僥倖能存活者大多是由官方發行之刊物，即使是非官方刊物，也要有官方人士支助方能復刊。例如，《台灣學生》有省社會處長李翼中支持，就是明顯的例子。部分官方雜誌，隨著單位之改組，更名後繼



續發行，這包括有省教育廳的《國民輔導月刊》與省訓團的《道南月刊》等。總而言之，事件後民間雜誌生存空間大幅緊縮，批判性政論刊物更難生存，逃過一劫的臺灣本土知識分子也大多逐漸遠離出版業界。

相較於 1949 年後的戒嚴時期，二二八事件後數年間，亦即魏道明主政時期，臺灣的言論控制尚稱寬鬆，中國來臺人士尚能創辦新雜誌，充分表達其來臺後的感受。因此，要了解當時臺灣社會狀況，必定要這些由中國來臺間人士創辦的刊物。這段期間，由臺灣本土人士發行的刊物，以楊逵創辦的《台灣文學叢刊》最具代表性。該刊發行方式非常特別，從 1948 年 8 月到 12 月間共出版三輯，名為叢書，也可視為雜誌，其內容大部分是轉載自其他報刊的文藝作品（注 9）。楊逵是一位行動派文學家，他在版權頁中徵稿辦法寫著：「稿酬以千字斗米計算，刊出即寄」（注 10）這項辦法顯示，當時辦刊物必須面對極大的經濟難題，也讓人感受到楊逵在困頓時期的昂揚鬥志。但是，這樣的鬥志根本無法改變時局，《台灣文學叢刊》還是無法避免停刊的命運。

二二八事件後，影響雜誌出版的因素，除了政治上的肅殺氣氛，物價波動也是重要的阻力，從雜誌定價即可了解問題之嚴重性。1947 年 10 月一般雜誌每期約 50 元，1948 年 10 月則漲至 3 - 4 百元，1949 年 10 月約為 4 萬元，此後經過幣制改革，每期雜誌定價約為新臺幣 1 元。例如，1949 年間創刊的《影風》、《自由世紀》、《兩週文摘》等，定價都是新台幣 1 元。幣制改革後，通貨膨脹逐漸穩定，加上大批中國文化界人士來臺投入文化出版事業，臺灣的新聞出版事業才出現新風貌。然而，1949 年 5 月 19 日臺灣正式實施戒嚴，言論出版自由開始受到更嚴苛的限制，出版業之發展也進入了另一個階段。

◆ 重返雜誌創刊熱潮的年代

戰後初期日本被同盟國佔領統治，研究這段時期出版業發展的日本學者稱之為「焦土時代」，由此可見當時日本人頹喪，以及這段時期出版業經營之艱辛。以同一時期的處境與變化而言，臺灣與日本正好是明顯的對比。戰後，臺灣脫離被殖民地地位，而且成為戰勝國之國民，因此臺灣人最初似乎顯得意氣風發。從雜誌創刊的熱潮可以看出，許多知識分子內心充滿熱切的期望。隨後，大家看到臺灣社會出現令人失望的情況，許多人也積極發表各種建言，從現有出土的戰後初期刊物數量與內容來看，當時臺灣出版界應該是個「豐收時代」。特別是相較於戒嚴時期的噤聲年代，戰後初期雜誌出版曾出現空前的盛況，言論上更是百家爭鳴，稱之為「豐收」一點也不為過。

今日要研究戰後初期之臺灣史，就必須正視戰後初期的報刊雜誌。翻閱這些珍貴的舊雜誌，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重要人物之文章，這些資料對於釐清史實都具有一定的價值。近年來，許多研究者為彌補文字史料之不足，大多努力進行所謂歷史人物口述訪談的工作。然而，時空的隔絕難免有失真的遺憾，印刷出版品的出土，應該可以讓時代人物所思所言所行，更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。因此，筆者認為，讓這段「豐收時期」的報刊雜誌與圖書等出版品全面出

土，應該才是接續臺灣文化傳承與歷史記憶的最佳辦法。

注釋

1. 創刊雜誌詳細數量與刊名，請參閱：〈附表 34. 戰後初期行之重要雜誌（1945.10 - 1949.12）〉，許雪姬總策劃，《台灣歷史辭典〔附錄〕》（臺北：遠流，2004 年），頁 A275 - A279。
2. 鄭世璠，〈滄桑話《新新》——談光復後第一本雜誌的誕生與消失〉，《新新》（臺北：傳文出版社，1995 年復刻），解說文無頁碼。
3. 〈歡迎寄稿〉《新風》創刊號，1945 年 11 月 15 日，頁 16。
4. 李宗慈，《口述歷史：吳漫沙的風與月》（臺北：臺北縣文化局，2002 年），頁 137 - 143。
5. 吳克泰，《吳克泰回憶錄》（臺北：人間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172。《民報》，1946 年 10 月 17 日。
6.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，《台灣一年來之宣傳》，頁 33。《自由報》之報頭宣稱：「業已呈請備案中」。1946 年底該刊之定價每份 2 元，發行人：陳進興，編輯人：蔡慶榮。
7. 藍博洲，《沈屍·流亡·二二八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，1991 年），頁 156。
8. *Taiwan Youth Report* 第二期於 1947 年 1 月發行，共 36 頁，其餘未見。〈顏永賢先生訪談紀錄〉，2004 年 7 月 13 日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何義麟訪談（未刊稿）。
9. 黃惠禎，〈楊逵與戰後初期臺灣新文學的重建——以《台灣文學叢刊》為中心的歷史考察〉，《台灣風物》第 55 卷第 4 期（臺北：台灣風物雜誌社，2005 年 12 月），頁 105 - 143。
10. 《台灣文學叢刊》第二輯（臺中：台灣文學社，1948 年 9 月），版權頁。